

亦有可聞

李恩柱

不如是之甚也

王昆命先生在《紅樓夢人物論》中，論述鳳姐道：鳳姐在賈府的使命，從某一種限度內看來，與《三國演義》的曹操頗有一些類似。

這段話雖與魯迅先生談到《紅樓夢》價值時，使用的字詞不同，內核卻是一樣的。魯迅在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說：《紅樓夢》在中國的小說中是不可多得的，「其要點在於如實描寫，並無諱飾，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，壞人完全是壞的，大不相同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，都是真的人物。」

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日子裡，王熙鳳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，據說她集中體現了反動統治階級窮兇極惡的吃人本質，靈魂卑鄙、醜惡、虛偽，只會玩弄利己的權術。

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日子裡，王熙鳳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，據說她集中體現了反動統治階級窮兇極惡的吃人本質，靈魂卑鄙、醜惡、虛偽，只會玩弄利己的權術。

與「壞人」結緣以後，平日不壞的事情，也便無人提起。比如王熙鳳對貧寒的刑岫煙多方照顧，對大丫頭襲人也不錯。她怕姐妹們吃飯走路太遠，在大觀園建立了小廚房。

王熙鳳二百多年來走不出「壞人」的圈子，最要緊的，人們一直認為她是寶黛美好姻緣的破壞者，是罪魁禍首。後四十回的「調包計」，出於誰之謀劃，仔細想想是不難猜測出來的。

「調包計」是個什麼計謀？後四十回云，賈母、王夫人要賈寶玉娶薛寶釵為妻，而寶玉與黛玉相愛。這時善用心機的王熙鳳為賈母、王夫人出了一條偷梁換柱之計。

「調包計」合理不合理，賈寶玉娶了薛寶釵對王熙鳳就有利？此類問題紅學家也是見仁見智，多有分析。但人們為什麼偏把「黑鍋」放在王熙鳳的背上？

子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王熙鳳也如是，她還不是一無是處。

歷史空間

從門衛說到門神

王兆貴

京城一大學副院長驅車到另一所大學授課，由於事先沒有辦理相關證件而被門衛拒絕。

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，大學校園到底要不要設防，這是可以討論的。儘管如此，我們還是應該支持那位門衛，忠於職守並沒有錯。

門衛制度以及門衛這個行當，在我國由來已久，據說最早可追溯到黃帝時期，具體源於何時，很難確切考證。

門衛在我國古代還曾作為官職，如隋、唐、宋的左右監門衛，金代的門衛則是正六品武官。

另外，綠茵場上的守門員，其實也可以看作是門衛，只不過他攔擋的是球而不是人。一名優秀的足球守門員，通常會被球迷們譽為「門神」。

時世的變遷牽動着俗的變遷，年俗的變化也投影了時世的變遷。譬如年俗中更有特點的過年一類，在吳地，確切地說在蘇州，在我的老家宅宅隨着時世的變遷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變化。

詞話詩說

梁偉詩

我本人

最初被林夕填詞、吳雨霏主唱的《我本人》吸引，純粹是因為《紅樓夢》和林黛玉的題材。

撤開早年向雪懷點到即止的《紅樓夢》不談，回顧多年來以《紅樓夢》為題的香港粵語流行曲首首經典。

《我本人》有一個遠親，就是林夕早期經典之作《傳說》，兩者皆藉古今對照映照出現代人感情觀。

相對於《苦瓜》同樣奪得CASH最佳歌詞的《六月飛霜》，《我本人》或許不是林夕最精緻的2011年作品；《我本人》卻融合了當代女性情感困局與林黛玉的處境。

《我本人》的開端已開宗明義交代一段淺淺感情的結束，「如雷雨一閃就此沒有下文」。

生活點滴

吳翼民

吳人年趣

時世的變遷牽動着俗的變遷，年俗的變化也投影了時世的變遷。譬如年俗中更有特點的過年一類，在吳地，確切地說在蘇州，在我的老家宅宅隨着時世的變遷就有了非常巨大的變化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過年，是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。在蘇州，過年有過年。

詩情畫意

陸蘇

除夕

星光快馬來報 擔柴而回是出息 說看見了親人的歸期 平安到家是孝順

只等柴門吱呀一聲 多小的家 桌椅起身相迎 都坐得下滿堂子孫



貼門神，過新年。網上圖片